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对今日问题的新看法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 著



54918

商 务 印 书 馆

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
第100种

对中日问题的新看法

（原载《新蜀报》，1936年12月10日）

—— 对中日问题的新看法 ——

（原载《新蜀报》，1936年12月10日）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对今日问题的新看法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 著

吴名祺 张苹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年·北京

内部发行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DUì Jīnrì Wèntí DE Xīn Kānfǎ

对今日问题的新看法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 著

吴名祺 张 苹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374

1985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19 千

印数 4,500 册

印张 5 1/8

定价: 0.90 元

出版说明

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 1915—)是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6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不久当选为该党政治局候补委员。1936—39年的西班牙三年内战结束、佛朗哥当权后,他先后流亡法国、苏联和美洲国家。1942年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流亡政府的部长。1960年起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并兼西共党刊《我们的旗帜》总编辑。1975年佛朗哥死后,于1976年回国。

1968年苏联发兵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卡里略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曾为之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苏联。此后又曾多次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应该再以苏共为中心,积极主张西欧各国共产党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实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因此,卡里略被认为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978年他在西班牙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把关于西班牙共产党性质的提法由原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和民主的党”,但同时声明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列宁主义。

本书出版于1967年,主要内容在于分析当时西班牙国内的政局,主张团结一切除极右派势力以外的政治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当然,自从1975年佛朗哥死后,西班牙的政局已有所变化,但本书仍不失为了解、研究当时西班牙政治形势的历史资料,也是一种有重要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曾专为本书写有《序言》,刊于原书卷

首，我们也已一并译出。《序言》就卡里略对当时西班牙国内局势的研究和分析及其所表现的政治预见，就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态度、理论主张等作了一定的称道和说明。除本书外，卡里略还于1977年出版了另一本重要著作《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也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译本。

卡里略曾于1956、1971、1980年先后三次访问我国。1982年11月他已卸去西共总书记职务。

1984年7月

目 次

序言	1
作者引言	3
一、极右派的公民投票	8
(一) 公民投票的目的和发展情况	8
(二) 公民投票的结果——极右派 和进化派之间对抗的加剧	13
二、反佛朗哥的群众运动	19
(一) 运动的深刻的真实原因	19
(二) 政府和大企业主的进攻与工人的回击	22
(三) 工人运动的新的组织水平	25
(四) 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与青年的政治觉醒	32
(五) 加强和扩大工人委员会的团结	38
(六) 新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人的任务	42
(七) 极力保持合法地位	44
(八) 学生与知识分子运动的问题	47
(九) 农民参加斗争的问题	54
(十) 只有走向全国总罢工才能推翻独裁统治	63
三、统治阶级的分裂	66
(一) 欠债到期了的统治阶级	66
(二) 对外政策的障碍	72
(三) 中产阶级的解冻	77

四、争取政治和社会关系中出现新的气氛	81
(一) 抛弃宗派主义, 打破旧框框	81
(二) 对进步力量与教会和天主教之间关系的新看法	85
1. 教会的传统与反教会的传统	85
2. 所谓“沉默的教会”	89
3. 两种教会	96
4. 思想意识的某些领域里可能一致之处	100
(三) 无产阶级的民主和专政	105
1. 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及其纯属俄国的现象	105
2. “布拉格政变”	115
3. 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	121
4. 民主的扩大	126
(四) 劳动力量与文化力量的联盟	128
(五) 共产党的地位	137
1. 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	141
结论	151

序 言

政治家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人的特质之一，是他经常关心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原则同生活与现实结合起来，俾不致落伍于祖国与世界当前的时代，不致使革命理论成为僵死而无济于事的教条。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同志在这本篇幅简短而内容丰富的书中，在每一页每一个论点中对我国局势所作的研究，都表露出这种思虑、这种关心、这种可说是“走在事件前面”的纯属列宁主义的预见。

圣地亚哥·卡里略同我们党的整个领导一道，努力使党处于反独裁、反极右派、反现政权斗争的最前列，而在我们党自己的行列里，则反对不敢越出教条一步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歪曲我们党的性质，使党不能在一些社会集团和阶层中间开展活动，这些集团和阶层有时反对我们而并不了解我们，并不真正知道西班牙共产党是个什么性质的和要做什么的党。

这本著作不想充当不容修改的纲领，它只是为修正错误的或仅适合于另一历史时期的提法填补了空白。由于模仿人家，由于拘泥文字或由于为习惯所左右，我们的宣传过去对那样的提法从不改变。这样，许多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人，就更难于理解我们党的目的和主张了。

当前，极右派肆意叫嚣；一些人谨小慎微，思想混乱，既希望而又害怕出现变革，因而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坚持背着人民施展政治阴谋，殊不知今天的局面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而昨天的局面又不可能重现。在这样的时刻，共产党确定自己的坚定立场和明确

的政治态度,有助于澄清西班牙的政治气氛,使迄今为止只有共产党按照视野广阔的民族民主准则提出来并加以维护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得以顺利实现。

一些什么人也不代表或者代表性甚微的人开几个共济会式的密谋会议,是解决不了西班牙的政治问题的,只有所有反佛朗哥的力量和团体公开地达成协议和谅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征程已经开始。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有力量的。我们认为,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应该避免流血冲突,应该不出现引起新的内战的因素。我们将继续努力使我们所维护的这种思想传播开来,并能影响应该同我们一样有志于此的人,使他们的行动更加明智。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作者引言

佛朗哥将军及其无条件的支持者为之欣喜若狂的一次公民投票过去不到几个星期，西班牙就发生了由工人和学生发动并得到全国各阶层正义支持的、二十八年来最强大和最富有战斗力的群众运动。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危急了。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前途越来越没有把握了。

当局的所谓“自由化”的政策，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长枪党总书记处”的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认为，再往前走一步就不能不超过危险线了。他们于是又想要运用军事法庭了。他们督促社会治安法庭加重量刑并扩展镇压活动。他们通过处罚从事镇压不力的治安人员来激起警方的狂热。他们威胁要重新走到法西斯恐怖时代走过的道路上去。他们制定出新的镇压法律，就象这种法律已有的庞大武库并不存在似的。

极右分子现在已经不仅同工人反对派与民主反对派相对抗，他们还同政府中脱离他们并开始多少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的所谓进化派作对。刑法改革就是针对进化派的，这一改革把新闻法改得没有了，前不久我们还统称为“佛朗哥报刊”的撰稿人都遭到拘捕的严厉惩处，象《阿贝赛报》和《西班牙现状》周报这样的报刊都被查禁，对《马德里报》也进行了审理。由各家庭的家长选出占三分之一国会议员的选举法律草案^①和“运动”^②的组织法草案肯定

① 该草案规定国会议员三分之一由佛朗哥政府指定，三分之一由各社会团体选出，三分之一由各家庭家长选举。——译者。以下除注明者外均为译注。

② “运动”或“国民运动”，即佛朗哥的法西斯政党长枪党，当时是西班牙唯一合法的政党。

了长枪党这个法西斯政党的独占地位，显示出无论是对反对派还是对进化派态度都更加强硬了。就在反对派和进化派基本上一致希望官僚主义的长枪党寿终正寝的时候，它却正式变成了国家机构。

这样，这种想要重新采取强硬手段的意图包含着一种重要的新变化，即现政权开始自己毁灭自己。它不仅打击传统的反对派和在最近十年内形成的新反对派；还打击它自己营垒内的某些派别，这些派别一直要求一定程度的开放，以便比较适合于欧洲资本主义的时代潮流，并认为当前的法西斯结构越来越有损于它们的利益。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西班牙看来可能是在进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发生在当局执行的经济政策更为明显地破了产的时候。而在欧洲则经济衰退加深了，前景也变得更加暗淡了。

在这种情况下，独裁统治的继续，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的把持政权，他们的臭名昭著的政策和他们要加强镇压的尝试，一定会导致——而且已经在导致——政治和社会形势进一步紧张化和各个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加剧。

是什么原因使极右派表现得那么惊慌，使他们认为如果再让步的话，他们目前这套政治人马就要垮台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政治力量的均势即将打破，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的地位削弱到了再退让一步就要垮台的程度。

当然，我不是说金融地主寡头保守势力的独裁统治面临即将崩溃的危险，尽管这种独裁统治的命运最终也是不妙的。准确地说，我指的是现存体制内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的统治地位有即将发生崩溃的危险。

问题在于，一方面，工人运动和群众的民主运动在团结、组织和战斗力方面所已经达到的程度，虽然还不足以强制推行根本的

政治改革，但却足以造成运动本身的存在和活动与极右派把持政权难以并存的局面了。

另一方面，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集团为在政府的人员配备中保持控制地位的斗争，已经不完全符合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象过去那样得到中产阶级群众的热情程度虽不同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赞同。目前，经济和政治问题纷至沓来，采取法西斯办法难以应付，这侵蚀了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所依存的基础，他们从“社会秩序”的保障者变成了障碍，成了社会上普遍谴责的对象。

今天，把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从他们在西班牙政界所掌握的关键职位上拉下来，全国大部分社会阶层都会普遍感到高兴，而这无疑将是前进了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极右派能有力量来开倒车，恢复这个政权最糟糕的时期那种死一般的沉寂，重新把反对派埋葬并使进化派缄默吗？极右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可避免地会要垮台，而且甚至会垮得比乍一看来要垮的势头还快。

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不是我们，不是工人反对派和民主反对派，尽管他们的主要敌手统治着政府，他们自己的权利得不到承认，只能在街头进行活动。处于劣势的是极右派，他们为了要打击反对派，在目前的情况下就得同时反对他们自己的同盟者，反对他们自己政权里的非常重要的成员。因此，极右派对反对派的斗争，有时同对进化派的斗争搀和混杂在一起了，而进化派对极右派的反击，在有些情况下同反对派的反击也趋于一致。

实际上，当前的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对反对派都要有利得多，但同时也比过去要紧迫而复杂。

群众的民主运动必须加强团结，改善组织和提高战斗力，以便能以自己的力量对时局起更有决定性的作用。无论如何，它应该维持进行公开活动的地位，而不要回到地下状态。

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应该还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以便利用统治集团之间的最细小的矛盾，加速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的孤立。它的直接的目的之一，应该是有助于使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不能再居于统治地位。当然，有的解决办法显然不是以争取民主为目的的，群众的民主运动就不要同这类办法牵扯在一起。

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企图仍然把自己打扮成保障国内和平的力量；必须指出，相反，他们对西班牙在日益陷入的经济和政治混乱的解决成了最严重的障碍。

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宣扬近几年来所取得的某些经济成果，以此暗示如果他们下了台，上述成果就会保不住。事实是，这些成果是某些同他们不相干的因素导致的结果。如果他们不再在台上，也就是说，如果能使他们这批耽误和阻碍国家发展的人物不再执掌最高权力的话，上述经济成果不仅会保持下来，而且还会发展到更加高得多的水平。

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是建立一种和谐的、坦率对话的、自由的新气氛的主要障碍。他们企图使得人们相信，他们是在以其顽固反动“拯救”西班牙，使之免于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现在他们已经不能拿“苏联侵略的威胁”来吓唬人了）。他们这是象无赖似的在撒谎。

没有谁今天想要在西班牙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共产党更不会这样想。是反动的法西斯独裁还是民主，这两者才是提供给全国人民抉择的出路。

目前，共产党人、工人阶级、社会上的革新力量只要求一件事情：大家都享有民主自由。

任何政府只要无保留地、真诚地执行由具有不同倾向的 565 位西班牙知识分子于 1967 年 1 月 31 日签署的文件中所阐明的纲领，我们共产党人都准备同它合作，尽管我们并没有参加政府。这

个纲领是：

1. 释放所有的被捕者并让他们和所有被迫害的人回到他们的工作或学习单位。

2. 增加工资和按物价调整工资。

3. 享有工会自由和罢工的权利。

4. 集会和言论自由。

5. 政治自由。

6. 大赦政治犯和政治流亡者。

这才是实际情况，而极右派所宣扬的“共产主义危险”只是无稽之谈。

一、极右派的公民投票

(一) 公民投票的目的和发展情况

去年12月，公民投票成了西班牙的一桩大事。很久以前，人们就一直在谈论这次所谓的“人民协商”了；一年半以前，我们共产党人在《佛朗哥之后，怎么办？》一书中，已经声明我们主张不参加投票了。

表面上，政府和“国民运动”的其余人员对待公民投票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分为两个主要派别：“运动”中的极右分子与官僚分子的一派和进化论者与新自由主义者的一派。

佛朗哥、索利斯和弗拉加的演说道破了前一派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埃米略·罗梅罗更加简明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就新组织法写道：

“……这是被迫作出的改变，我们挪动了步子，但还在老地方。”

相反，进化论者与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公民投票是为继承佛朗哥遗产作准备的准备阶段。他们就是催促政府举行公民投票的人。但是，最后克服困难负责举行公民投票，并把它变为一次旨在稳固现状与延续独裁统治的投票的人，还是极右分子和官僚分子。

这帮人了解到所谓有组织的民主出现了纰漏，尽管索利斯使尽了诡计，工会选举还是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而由各家庭的家长选出占三分之一的市议员的市议会选举，却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人口所抵制。于是他们就决定改变一下他们万古不变的宗旨而作些姿态。出现了这样一些大事，需要振作精神，干一件“引起轰动”的事情来防止崩溃。有什么比举行公民投票更好的办法呢？

进化论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希望出现另一种情况：使官僚分子不再掌握“运动”的“总书记处”的决定性岗位；开始对现政权稍许进行自由化以便为它打开“共同市场”的大门，一般地说，也就是要克服它的法西斯面貌在国际关系方面给它造成的困难；在佛朗哥活着的时候就准备他的继承问题以便拿这个“领袖”作挡箭牌，阻碍民主化的进程；试图以此为西班牙开辟通向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避免发生一场民主革命。

这样看，就看得出关于勾销内战责任的法令的全部意义。这项法令给世人以错误的印象，以为政府在颁布大赦似的。以后，这项法令就形同废纸，谁也不再谈起来了。

进化论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无疑是这项法令的发起人，他们认为这项法令在公民投票的前夕公布，除了具有其他目的之外，还便于使温和的反对派的某些流亡者回国，这样就给世界一个印象：现政权把内战一笔勾销了，不再具有法西斯面貌了。

这个步骤同其他没有危险的开放步骤结合在一起，就会使得国际资产阶级势力认为公民投票是体面的。这些步骤有：让右翼反对派的某些领导人占用几分钟的电台时间来发表对“组织法”的批评意见，极其谨慎地对参加协商的人施加压力，操纵选票的百分比等。

进化论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这一途径，国际上对现政权所持的保留和敌视的严峻态度将大体上得以排除。同时，国内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幻想现政权自己能够演变，如果不能演变成民主形式的政权，至少也能成为自由主义的政权。

不可否认，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着眼，这个计划比刚刚实行了